

九 致李兴锐函

同治十二年六月十二日（1873年7月6日）

勉翁仁兄大人阁下：

前泐两函，由上海竹^①、开^②二公寄呈，不识均得登览否？

比接畿辅手函，敬悉履祉绥增，致为企颂。

吴子石前录到伯相调奏阁下底稿，知己如此，夫复何憾！惟部中每以挑剔为事，而不问人才何如，果听伯相之言与否，尚复难料。仕路茫茫，令人浩叹。此间，亦接过召民两信，阁下干才难得，人寿几何云云，亦感慨系之矣。

纶阶曾晤面否？伯存竟如此结局，殊出意外。

玉轩信云，夏间至津，想得畅谈一切。

竹如全副精神萃机器局，日之所思，夜之所梦，罔不念兹在兹。文正公云竹如不想做官，肯专为我办局，虽以权术笼络之言，看来苦心孤诣，实罕有出竹如之右者。惜前此未向外洋游历，多罗花样在胸，然外洋规模，非富于资，而且旁无阻挠，亦不易办也。

泰西以战斗为尚，寻常礼服即可用以临戎，居此虽未见其时时操演，而乡市十余岁童子暇则结队，带领者骑马执旗，余人佩鸟枪药袋，比戈立矛，讲究步伐止齐，俨临大敌，尚有寓兵于民之遗意，固随处遇之。至于掺求各国巧法，富商各运心思，务出其上，更为西人故习。如炼钢一法，得自英国而胜于

① 竹，冯竹儒。

② 开，刘开生，端芬。

英，近且再有新法较前又胜。

弟所见吉德令商厂十把连枪，一弱夫摇机，片刻可发数万子，殆各国所未有。

又闻现有水雷新法，在伊华盛顿都城演习，未肯传人，尚未得见。

数月来，莼甫因求镕铸铜铁图说，闻有新式，即趋往视，所画图有未了了者，再三覆视，路途来回，动以千百里计。叶树东帮其翻译，两人煞费苦心。

弟二月以前，止附近幼童来寓复书改文，傍晚两点钟工夫尽可毕事。三月复定轮班章程，四人一班，调到寓所专读华书，每日讲书、复书、背书各二次（大约三个来月，可以一周，将来人多，可以加班，妥为约束，又可相习矣等），写字二篇，或作“解”或作“论”，为之订改，复讲圣谕，附以律例。自五点钟起至九点钟寝息，中间遂鲜暇晷矣。各童聚集无不华言为便，倘此三二年内，不将各童隔别派开，欲其透熟洋文洋语，先不易易。

忆去秋初派时，各童恋恋，弟亦不忍言别，特念聚在一馆，延师束教，数点钟功课外，余悉华言，与在中国课习无异，似非出洋本意耳。当时亦虑其全荒本业，当从洋人订定，每日有一点钟读中国书、写中国字，教习等时往查考。今加上轮班一节，回馆后仍写读查考如常。

至此间人情和善，与英法之欺蔑华人者大相径庭。各童在馆，洋人供保护顾爱，体贴周至，有疑如学工差使者，绝不然也。

天主教堂、耶稣教堂、太阳教堂，花旗四十三邦处处有之，教其所教者以此为业。彼中所谓礼拜日，教士撞钟登台，手舞足蹈，笑啼并作，聚观者给与坐钱，与京中戏园无异。每当一年坐位数十金，为教士生涯，教读诸馆师并不得分润。彼中聪

明人亦不信教，大约到礼拜堂者，百人仅数人耳。

幼童之派各馆，嘱莼甫订明不进礼拜堂。莼甫云，现有各洋馆复信可据。

兹接阁下手示暨召民、竹如信，均筹虑及此，心心相印，忻荷无量，益当铭泐肺腑也。

日本好动喜事。俄人蒸蒸疆盛，严密甲于诸国，西人亦畏之。

弟前闻轮船招商局成，心窃喜慰。盖见各国之用轮船，如鸟之有翮、鱼之有鳍，非此不能运棹。兹接上海同乡信，又有林月槎^①帮招之说，月槎谨慎老实，而非能当一面之才，其所倚之唐景星^②，似亦非深谋远驭、可肩巨任者，尚望有人树立，此局乃善。

前此召民开庄之议，亦是洋务要策。弟至上海，见所谓坐庄之陈樾坪，窃疑其弱，当即函商召民。复信谓香港梁鹤巢不肯坐庄，别人又未见可。比吴子石来，陈樾坪遽已歇业矣。幸召民把稳诸未发手，无所吃亏，足见用人之难也。

西国所谓富强，以煤铁为大宗。弟于机器虽不甚明了，月来见莼甫所译镕铁变钢等图说，似已得其要领。特利愈大则本愈重，不识能有此力量开办否？莼甫屡谓，以江海地势而论，于江西立局为宜。弟于江西情形向不熟悉，不识沈品翁在彼能为访察、看有人可任此事否？想中国煤铁同产之地甚多，亦不仅江西也。

再者，弟前到村间看织呢搓线等机厂，有用水机器者。其法于山泉上流筑坡陂蓄水，使水力猛而匀，在机厂开大石槽，筑大机轮（弟所见之机，轮阔五丈四尺，计五百匹马力），轮以

① 林月槎，即林士志。

② 唐景星，即唐廷枢。

木为之，两边用铁齿，另安小铁轮，与大铁轮齿相衔系，小轮当中铁轴穿墙，度入机房，诸机轮随之转动，一切同于火机矣。整毛、合条、刮丝、引线上机、梭织染色等类，皆机器为之，工人在旁为之调度。想中国可以作水机器处所甚多，奉天、燕齐、晋豫、关陇，羊毛出产地方办此，大属相宜，是亦夺外洋之利而归中国之一事也。大约有廿万银可开得一厂（购机、游历连工本），初仍需洋人数名，为之布置引导，数年之后即可全用华人，未知有富商大贾肯合股为此者否？阁下试留心物色，何如？

再者，弟前信所言封典一节，兹舍侄京中来信云，恭逢慈安、慈禧皇太后徽号封典，可以在部呈请赐封两先兄矣，迟日当稟知伯相也。

阁下行止何如？法兰西各国换约何如？或别有所闻，仍乞随时示及。此间天气甚热，夏至前后三点钟天亮，将九点钟昏黑，日似比上海稍长。

顺及。即请。台安！

小弟兰彬顿首

六月初十日^①

85

再者，此间食用之贵，诚出意外，闻亦由前数年南北花旗打仗，改银用票抽收致然。彼人云，英国债清，当复现银，一切或可平减。此自彼国之事，听之而已，我辈居此，惟有事事樽节，但求正事无误。繁华非体面，悭俭非不体面也。外洋繁华已极，美国尤甚，所以于各童尤切切戒之。弟春至年底将出入之数统计，苟可勉强支柱，断不上渎宪聪。前此诸友各函略为缕陈者，自知实情如此，非亟于筹添也。中国筹添固难，倘添用于不急之务，问心何以能安？弟此行非有所乐而为之，亦

^① 六月初十日，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。

非有所利而为之，第如尝胆枕戈，以期庶几一当，阁下所知也。

特于洋语洋文一无所知，除督课幼童外，欲别做一事，隔手则诸多不便，转有不若在中国时之耳目灵通、手足便利者。窃用闷闷，非知己者，不可使闻此言；知己者，又不可使不闻此言也。

弟生质本弱，遇事筹思，辄觉心力不足。五旬以外，往往看书不能终卷，写字每多错漏，一夜不寝，次日即疲。前在保定，曾文正对摯甫言，弟万事看空，似入老境，阁下所闻也。比召民^①信来亦谓，筱帅曾嘱为弟觅替人，未经觅得，筱帅已奉讳归里，想毋庸议云云。诸君子体恤之情感何能已耶！

弟亦自思出洋以后，目眇耳鸣，眠食减损，与前渐异。此身亦无足计，惟夷人敬壮欺老，古今所同。得有替人，亦大局所系也。阁下意中有其人否？望暗为物色，有即密为见示是荷！以阁下垂恋至切，用布区区，可勿为外人道也。

弟兰又顿

同治十二年六月十二日

《陈荔秋函稿》，《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》上册，
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，1999年

^① 召民，黎兆棠（1827—1894），字兰仲，号召民、铁庵，广东顺德县昌教乡人。咸丰三年（1853）进士，与陈兰彬同科进士，又同为曾国藩幕僚。历任礼部主事、总理衙门章京、江西粮台、台湾道台（1869—1874）、天津海关道台、直隶按察使、布政使、福建船政大臣（1879）、光禄寺卿。